

典学集

中国语言文学卷

罗晓静
编



WUHAN U
UNIVERSITY
PRESS

典学集

编委会

主编：胡德才

编委：（按姓氏笔画为序）

于方 余秀才 张红蕾 范龙
罗晓静 胡德才 阎伟 黄俊雄

中国语言文学卷

罗晓静 编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典学集. 中国语言文学卷/罗晓静编.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7. 10

ISBN 978-7-307-19504-2

I. 典… II. 罗… III. ①汉语—语言学—文集 ②中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1398 号

责任编辑:白绍华

责任校对:李孟潇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8.5 字数: 396 千字 插页: 1

版次: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9504-2 定价: 99.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序

胡德才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迎来专业教育二十周年之际，为了回望来程、积累资源、传续薪火、开启未来，我们编辑了这部教师学术论文集，按新闻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和艺术学三大学科分类成册。学院现设有新闻系、中文系和艺术系，开办了新闻学、广播电视学、网络新媒体、汉语言文学和数字媒体艺术五个本科专业。学院成立虽然只有十余年，但院内新闻、文艺等专业教育的历史却与学校的历史一样长久。学校的前身是 1948 年建校的中原大学，首任校长是著名文史学家范文澜。学校创建之初即设立了新闻系，首任系主任是时任中原局宣传部副部长的陈克寒，1949 年成立的文艺学院是中原大学最早成立的学院，也是当时中原大学的四大学院之一，另外三个学院是教育学院、财经学院和政治学院。文艺学院首任院长是著名电影导演、表演艺术家崔嵬，他曾主演和导演了《青春之歌》《红旗谱》《小兵张嘎》《杨门女将》等一批新中国电影史上有广泛影响的优秀影片。1952 年之后，因院系调整，学校人文专业中断。再到 1997 年，学校重新开办新闻学专业，创建新闻系。但从首任校长范文澜先生出版《文心雕龙讲疏》开始其学者生涯到当代学者古远清教授影响遍及海内外的台港文学研究，我们人文学科的研究是薪火相传，积淀丰赡。

本论文集选录的主要是学院成立以来各学科教师发表的部分研究成果。在征集书名时，刘君成敏博士提议为《典学集》，语出有据，古雅

可喜，乃采纳之。《尚书》云：“惟教学半，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孔颖达疏：“念终念始，常在于学。”教乃学之半，潜心于学，矢志不渝，道德修为亦在不知不觉中提升。杨万里诗云：“典学光阴璧不如，简编灯火卷还舒。”揣摩先贤哲语嘉言，于吾辈从教为学实大有裨益也。

是为序。

（作者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院长、中国喜剧美学研究会副会长）

目 录

古代文学

论《易林》的《诗》说

——兼论《易林》的作者 张玖青(003)

汉赋“持论”说 刘成敏(022)

《绝妙好词》传播接受研究 张春媚(042)

说“白”

——兼释“宾白” 姜金元(054)

汉代休闲娱乐文化与“戏” 李漫天(063)

从戏文名称看南戏传奇的变迁 朱 浩(077)

《西厢记》评点“斩足”的观照意义及戏剧理论价值 韦 乐(098)

现代文学

“群”与“个人”：晚清政治小说与“五四”问题小说之比较

研究 罗晓静(117)

春柳社与新民社的家庭戏之比较

——以《不如归》《家庭恩怨记》与《恶家庭》为例 殷 璐(136)

表象的政治判定与潜在的文化冲突

——十七年文学批评现象片论 谢维强(150)

浅析电影《武训传》事件中的检讨书 王 维(160)

残酷的陌生化

——中国当代作家的悲悯情怀与文学想象 肖 画(168)

莫言小说的叙事视角	王育松(183)
物哀、幽玄、伤逝和温暖的感伤	
——林彦的文学地理与散文叙事	舒辉波(204)
论张翎小说的结构艺术	胡德才(228)
从“发现”到“发明”台湾文学	
——呈逆方向发展的两岸台湾文学研究	古远清(239)

外国文学及文艺学

“左眼”看中国的三种视像	
——萨特、安东尼奥尼和罗兰·巴尔特中国行文本的	
互文性分析	阎伟(267)
主动表达的“他者”：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本土裔	
美国文学批评	蔡俊(287)
《海蒂》中的斯芬克斯因子与儿童成长	李纲(301)
忏悔意识在世界传播及其对中国辐射	张静(314)
图像文化的哲学基础	肖建华(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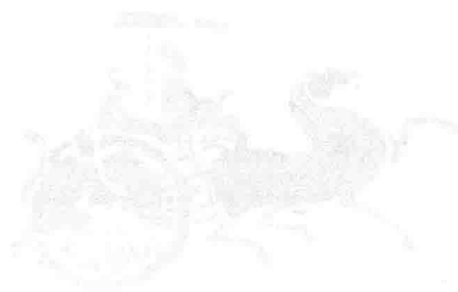
语言文字

“亓”、“豈”及其相关字	谭飞(361)
从“孝”“敬”“悌”的词源重新审视传统孝文化	甘勇(374)
语言的维度与翻译的限度及标准	朱恒(390)
文学和影视艺术的语言	帅锦平(405)
市场经济与普通话	李俊群(410)

教育教学

语言沟通课程的“仿真”教学情境研究与实践	李军湘(421)
非文学专业大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	周德梅(437)
现代应用文研究之反思	胡胜强(443)

【古代文学】



论《易林》的《诗》说

——兼论《易林》的作者

张玖青

摘 要：《易林》与《诗经》关系密切，其不仅数百次引用或化用《诗》，而且占辞绝类《诗》语，取象类《诗》，可以说是一部融通《诗》《易》的文学巨著。研究《易林》之《诗》说，不仅具有经学价值，也可以使我们据以考察《诗经》对汉代文学，尤其是汉代诗学的影响。同时对我们探讨《易林》的作者也很有裨益。

关键词：《易林》；《诗经》；经学；文；崔篆

《易林》是一部卜筮之书，全书以《周易》六十四卦为本，演变成4096卦。每一卦配四言或三言韵语占辞一首，共4096首。《易林》不仅应在《易》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文学史上也值得大书特书。但汉代以后，随着象数《易》的衰微，《易林》也随之淹没，沦为方术之书，其经学与文学价值渐渐不被人理解和重视，甚至于《易林》的作者都成了一桩学术谜案。有鉴于此，本文就《易林》与《诗》的关系对这些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希望得到方家的批评指正。

一、《易林》说《诗》

据笔者粗略统计，《易林》引《诗》化《诗》近四百处，涉及《诗》篇近

110篇。与先秦两汉其他典籍相比，这样的比例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了。《易林》引《诗》化《诗》有言语层面的征引，如《小畜之大过》：“中原有菽，以待饗食。饮御诸友，所求大得。”辞中的“中原有菽”出自《小雅·小宛》，而“饮御诸友”则出自《小雅·六月》。又如《晋之蹇》：“五经六纪，仁道所在。正月繁霜，独不离咎。”辞中的“正月繁霜”即出自《小雅·正月》。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易林》对《诗》篇的称引，因为其对《诗》篇的称引往往解说诗旨，这便为我们提供了汉人说《诗》的材料。

为了便于论述，我们兹将《易林》解说《诗》旨的材料罗列于下^①，并与《毛诗序》加以比较。

《乾之临》：“南山、昊天，刺政闵身。疾悲无辜，背憎为仇。”按：此说《小雅·节南山》和《十月之交》。《节南山》：“节彼南山，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十月之交》：“无罪无辜，谗口嚣嚣。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其中“刺政闵身”便是《易林》对这两首诗大义的阐释，而其突出“闵身”则与《毛诗序》不同。

《乾之坎》：“黄鸟来集^②，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复邦国。”按：此说《小雅·黄鸟》，与《毛诗序》相合，而尤合于郑笺。

《乾之革》：“玄黄虺隤，行者劳疲。役夫憔悴，踰时不归。”按：此说《周南·卷耳》。联系《鼎之乾》，知《易林》认为《卷耳》行人踰时不归而悲念父母之诗，与《毛诗序》所谓“后妃之志”相差甚大。

《坤之遁》：“《鸛鸣》《破斧》，邦人危殆。赖旦忠德，转祸为福，倾危复立。”按：此说《豳风·鸛鸣》《破斧》，与《毛诗序》相同。

《坤之困》：“《兔置》之容，不失其恭。和谦致乐，君子攸同。”按：此说《周南·兔置》，与《毛传》说解相合。

《坤之巽》：“白驹生乌，猗猗盛姝。赫咺君子，乐以忘忧。”按：此说《小雅·白驹》。《毛诗序》谓“大夫刺宣王”，郑玄谓“刺其不能留贤”

① 所引《易林》材料依据《四库全书》本，并参以尚秉和《焦氏易林注》。

② 尚秉和依据宋本，校改此句为“《黄鸟》《采绿》”。但我认为下文“既嫁不答。念我父兄，思复邦国”云云，与《采绿》差距太大，故不采用。

乃汉代四家《诗》说之通义。《易林》“乐以忘忧”与之相差甚远。

《屯之乾》：“泛泛柏舟，流行不休。耿耿寤寐，心怀大忧。仁不逢时，复隐穷居。”按：此说《邶风·柏舟》，与《毛诗序》相合。

《屯之大过》：“襄送季女，至于荡道。齐子旦夕，留连久处。”按：此说《齐风·载驱》，与《毛诗序》相合。

《屯之升》：“东山拯乱，处妇思夫。劳我君子，役使休止。”按：此说《邶风·东山》。《易林》说诗文本之义，故以为刺；《毛诗序》说作诗者之义，故以为美。二者说《诗》言路不同。

《蒙之蒙》：“何草不黄，至未尽玄。室家分离，悲愁于心。”按：此说《小雅·何草不黄》。郑玄以草玄为初春草始生之谓，《易林》以草玄为九月物衰之候，二者不同。

《蒙之困》：“氓伯易丝，抱布自媒。弃礼急情，卒罹悔忧。”按：此说《卫风·氓》，与《毛诗序》相近。

《蒙之小过》：“焱风忽起，车驰揭揭。弃名追亡，失其和节，忧心惓惓。”按：此说《桧风·匪风》，与《毛诗序》《韩诗》相同。

《师之大有》：“鸿雁翩翩，始若劳苦。灾疫病民，鰥寡愁忧。”按：此说《小雅·鸿雁》。《毛诗序》说《鸿雁》美宣王安集万民，而《易林》则认为此诗写灾疫病民，以致鰥寡孤独无不愁忧。二者说解不同。

《师之随》：“干旄旌旗，执帜在郊。虽有宝珠，无路致之。”按：此说《邶风·干旄》，《易林》认为《干旄》乃贤人矢志之诗，与《毛诗序》认为贤者乐告善道。二者说解不同。

《师之噬嗑》：“采唐沫乡，要我桑中。失信不会，忧思约带。”按：此说《邶风·桑中》，《易林》解《桑中》为情诗，突出“忧思”，与《毛诗序》不同。

《师之睽》：“清人高子，久屯外野。逍遥不归，思我慈母。”按：此说《郑风·清人》，与《毛诗序》相近。

《师之艮》：“鹤鸣九皋，避世隐居。抱朴守贞，竟不相随。”按：此说《小雅·鹤鸣》。《易林》以为贤人隐居不仕，与《毛诗序》诲宣王

不同。

《履之颐》：“睢鸠淑女，圣贤配耦。宜家受福，吉善长久。”按：此说《周南·关雎》，与《毛诗序》相近。

《履之夬》：“《吉日》《车攻》，田弋获禽。宣王饮酒，以告嘉功。”按：此说《小雅·车攻》《吉日》，与《毛诗序》“美宣王”说相近。

《否之师》：“扬水潜啗，使石洁白。衣素表朱，戏游皋沃。得君所愿，心志娱乐。”按：此说《唐风·扬之水》。《毛诗序》以此诗为刺，与《易林》不同。

《谦之归妹》：“爪牙之士，怨毒祈父。转忧于已，伤不及母。”按：此说《小雅·祈父》，与《毛诗序》相合。

《随之复》：“蟪蛄充侧，佞人倾惑。女谒横行，正道壅塞。”按：此说《邶风·蟪蛄》。《易林》以此诗为刺佞人、女谒，与《毛诗序》“淫诗”说不同。

《蛊之比》：“视暗不明，云蔽日光。不见子都，郑人心伤。”按：此说《郑风·山有扶苏》，与《毛诗序》相近。

《观之革》：“黄里绿衣，君服不宜。淫湎毁常，失其宠光。”按：此说《邶风·绿衣》，与《毛诗序》相合。

《噬嗑之渐》：“鸛鵒鸛臬，治城遇灾。周公勤劳，绥得安家。”按：此说《邶风·鸛鵒》，与《毛诗序》不合。

《贲之鼎》：“东门之墠，茹蘆在阪。礼义不行，与我心反。”按：此说《郑风·东门之墠》。《易林》以此诗为贤人淑女守志之诗，与《毛诗序》刺乱世淫风之说相合。

《无妄之剥》：“行露之讼，贞女不行。君子无食，使道壅塞。”按：此说《召南·行露》，与《毛诗序》之“召伯听讼”不同。

《大过之夬》：“旁多小星，三五在东。早夜晨行，劳苦无功。”按：此说《召南·小星》。《易林》以此为贤人失志之诗，与《毛诗序》“惠及下也”不同。

《咸之复》：“大椎破毂，长舌乱国。床第之言，三世不安。”按：此

说《邶风·墙有茨》。《易林》以此为哲妇倾城之诗，与《毛诗序》不同。

《咸之家人》：“凯风无母，何恃何怙。幼孤弱子，为人所苦。”按：此说《邶风·凯风》，与《毛诗序》“美孝子”不同。

《咸之涣》：“《采薇》《出车》，《鱼丽》思初。上下役急，君子免忧。”按：此说《小雅·采薇》《出车》《鱼丽》，解说皆与《毛诗序》不同。

《遁之巽》：“江水沔沔，思附君子。伯仲处市，不我肯顾，侄娣怅悔。”按：此说《召南·江有汜》，与《毛诗序》之“美媵”说相近。

《大壮之姤》：“婚礼不明，男女失常。行路有言，出争我讼。”按：此说《召南·行露》，与《韩诗》同，与《毛诗序》“召伯听讼”不同。

《晋之无妄》：“阴阳隔塞，许嫁不答。《旄丘》《新台》，悔往叹息。”按：此说《旄丘》《新台》。答，当也。《毛诗序》以《旄丘》为责卫伯不能修方伯连率职责，与《易林》以为婚姻失当之说不同。但《易林》说《新台》与《毛诗序》同。

《家人之颐》：“东山辞家，处妇思夫。伊威盈室，长股羸户。叹我君子，役日未已。”按：此说《豳风·东山》，《易林》以为怨，与《毛诗序》以为“美”不同。

《姤之遁》：“伯去我东，发如飞蓬。寤寐长叹，展转空床。内怀怅恨，心摧肝肠。”按：此说《卫风·伯兮》，与《毛诗序》说诗言路不同。

《萃之贲》：“泣涕长诀，我心不悦。远送卫野，归宁无咎。”按：此说《邶风·燕燕》，与《毛诗序》说诗言路相同。

《萃之渐》：“乔木无息，汉女难得。祷神请佩，反手离汝。”按：此说《周南·汉广》，与《韩诗》同，《毛诗序》不合。

《井之大有》：“大舆多尘，小人伤贤。皇甫司徒，使君失家。”按：此说《小雅·无将大车》，与《毛诗序》相近，尤合于郑笺。

《革之小畜》：“子车针虎，善人危殆。黄鸟悲鸣，伤国无辅。”按：此说《秦风·黄鸟》，与《毛诗序》合。

《鼎之乾》：“倾筐卷耳，忧不能伤。心思古人，悲慕失母。”按：此说《周南·卷耳》，与《毛诗序》不同。

《兑之噬嗑》：“南循汝水，伐树斩枝。过时不遇，怒如周饥。”按：此说《周南·汝坟》。“过时不遇”乃是就诗中“未见君子”而言，所以《易林》说诗更加直接，而《毛诗序》则与三家《诗》合。

二、《易林》说《诗》与汉代四家诗

关于《易林》的《诗》学派别，清代以来的主流意见是将其归之于《齐诗》。间或有不同意见，也多态度游移，如尚秉和先生在其《焦氏易詁》中认为《易林》所习为《韩诗》，而在《焦氏易林注》中又认为《易林》所习为《齐诗》。我们认为，《易林》说《诗》与《毛诗序》有同有异，《毛诗》之外，《易林》说《诗》多同于《韩诗》。下面我们就从用字、释词以及解说诗旨三个方面讨论《易林》与《韩诗》关系。

首先，看用字。《屯之大过》：“襄送季女，至于荡道。齐子旦夕，留连久处。”此说《齐风·载驱》，其诗曰：“载驱薄薄，簟第朱鞞。鲁道有荡，齐子发夕。”《毛传》：“发夕，自夕发至旦。”其解“发”为“出发”，“发夕”为“自夕发”，而“至旦”则为引申之词。陆德明《经典释文》引《韩诗》：“发，旦。”《易林》曰：“齐子旦夕”，是以《易林》与《韩诗》同。

《屯之恒》：“多载重负，捐弃于野。王母谁子，但自劳苦。”此当是解《邶风·北门》，其诗有“我入自外，室人交遍摧我”语。《毛传》：“摧，沮也。”摧折、沮毁之义。据《经典释文》，知《韩诗》“摧”作“𨾏”，曰：“𨾏，就也”。马瑞辰曰：“𨾏、就以双声为义，就当作𨾏，𨾏与𨾏同。《广雅》：‘𨾏，罪也。’《广韵》：‘𨾏，迫也。’与《玉篇》‘𨾏，谪也’义正合。”^①按：𨾏，《玉篇》作“𨾏”，曰：“𨾏，谪也。”《易林》之“王母谁子”即“王母𨾏子”，与《韩诗》同。

① 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54页。

又《未济之睽》：“狴狴匪度，治兵焦获。伐镐及方，与周争疆。元戎其驾，衰及夷王。”此说《小雅·六月》。狴狴匪度，《毛诗》作“狴狴匪茹”，郑笺：“茹，度也。”郑玄从张恭祖学《韩诗》，其释“茹”为“度”，正是用韩申毛。而《易林》与《郑笺》同，说明《易林》用《韩诗》。

其次，看释词。《周颂·小毖》：“肇允彼桃虫，拚飞维鸟。”《毛传》：“桃虫，鷖也，鸟之始小终大者。”郑玄则曰：“始者信以彼管蔡之属，虽有流言之罪，如鷖鸟之小，不登诛之，后反叛而作乱，犹鷖之翻飞为大鸟也。鷖之所为鸟，题肩也，或曰鸛，皆恶声之鸟。”陈启源《毛诗稽古编》：“鷖巧而危，故得巧雀、巧匠、巧女、巧妇、女匠、妹匠之名。而荀子说蒙鸠，有苕折卵破之喻，即桃虫也。小如黄雀，取茅秀为巢，大如鸡子，所须不过一枝。《尔雅》曰：‘桃虫，鷖，其雌鷖。’是也。先儒以为鸛鸛、鸛鸛，亦此鸟矣。《小毖》笺合鷖与题肩及鸛三者为一鸟，其以为鸛者即鸛鸛之说。至曰‘鷖之所为鸟，题肩’，则证拚飞义也。然疏云：‘事不知所出矣。’案陆玑谓桃虫之雏化而为鸛，焦贛《易林》亦言‘桃虫生雕’，雕与题肩皆鸛鸟，意与郑同，其说当有本。”我认为郑玄解说桃虫之所以与《易林》同，其共同的源头当来自《韩诗》。

又，《豫之豫》：“冰将泮散，鸣雁雍雍。丁男长女，可以会同，生育贤人。”此说《邶风·匏有苦叶》之“士如归妻，迨冰未泮”，是《易林》认为男女以秋冬为婚期，二月冰泮则止。此说同于《韩诗》《毛诗》，与《白虎通》及马融异。《周礼·媒氏》疏引《韩诗传》：“迨，愿也。古者霜降迎女，冰泮杀止。”《毛传》注《陈风·东门之杨》：“男女失时，不逮秋冬。”而《白虎通·婚嫁》：“娶必以春何？春者天地交通，万物始生，阴阳交接之时也。《诗》曰：‘士如归妻，迨冰未泮。’”，而马融则据《周官》，认为男女二月成婚。故郑玄说《匏有苦叶》便依据马融，曰：“二月可以昏矣。”①

① 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66~167页。

最后，看解说诗旨。《无妄之剥》：“行露之讼，贞女不行。君子无食，使道壅塞。”《大壮之姤》：“婚礼不明，男女失常。行路有言，出争我讼。”此两辞说《召南·行露》。《韩诗外传》卷一：“传曰：夫《行露》之人许嫁矣，然而未往也，见一物不具，一礼不备，守节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为得妇道之宜，故举而传之，扬而歌之，以绝无道之求，防污道之行乎！诗曰：‘虽速我讼，亦不尔从。’”两相比较，《易林》与《韩诗外传》同，并且明言是因“婚礼不明”而起纷争，与《毛诗序》之“召伯听讼”说不同。

《随之复》：“蠨蛸充侧，佞人倾惑。女谒横行，正道壅塞。”此说《邶风·蠨蛸》，与《毛诗序》“止奔”之说不同。《后汉书·杨赐传》：“国家休明则鉴其德，邪辟昏乱则视其祸。今殿前之气应为虹蜺，皆妖邪所生，不正之象，诗人所谓‘蠨蛸’者也。”李贤注引《韩诗》曰：“《韩诗序》曰：‘《蠨蛸》，刺奔女也。’‘蠨蛸在东，莫之敢指。’诗人言蠨蛸在东者，邪色乘阳，人君淫佚之征。臣子为君父隐藏，故言莫之敢指。”我认为李贤注不仅引了《韩诗序》，其下对“蠨蛸在东，莫之敢指”的解说也是用《韩诗》，因为唐时唯《韩诗》尚存。其说解与《毛诗》不同，当是用《韩诗》。诚如是，则《易林》说《蠨蛸》与《韩诗》略同。

《萃之渐》：“乔木无息，汉女难得。祷神请佩，反手离汝。”又《噬嗑之困》：“二女宝珠，误郑大夫。交父无礼，自为作笑。”此皆说《周南·汉广》。许慎《说文解字》：“魑，鬼服也，一曰小儿鬼。《韩诗传》曰：郑交甫逢二女，魑服。”许慎是东汉经学大师，其既然说此说出《韩诗传》，则可为确证。李善注郭璞《江赋》引《韩诗内传》：“郑交甫遵彼汉皋台下，遇二女，与言曰：‘愿请子之佩。’二女与交甫。交甫受而怀之，超然而去，十步循探之，即亡矣，回顾二女，亦即亡矣。”此外如《初学记》《太平御览》都认为汉水神女事出自《韩诗》。或以为刘向的《列仙传》也有类似的记载，但《列仙传》乃托名刘向，不足信。

《大过之夬》：“旁多小星，三五在东。早夜晨行，劳苦无功。”按：